

# 司法中介人 入門工具包

## 單元五

### 真實案例

[www.justiceintermediary.org](http://www.justiceintermediary.org)





## 簡介

下面幾頁提供一些受到司法中介人協助的匿名真實案例。為確保匿名，姓名和一些細節已更改。

這些簡短的人生故事僅供參考，當然無法涵蓋每種可能的情況，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無論看似多麼具有挑戰性，所有這些人都有權被聽見、有效地參與司法系統。這個故事選集旨在協助每個地方司法系統認識那些可能受益於司法中介人協助的障礙者的範圍。

這些故事的進一步發展可見 **單元七：調整**

「締約國應確保障礙者在與其他平等的人基礎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包括透過提供適當的程序和適齡調整措施，以增進其於所有法律訴訟程序中，包括於調查及其他初步階段中，有效發揮其作為直接和間接參與者，包括作為證人。」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 2006年) 第13條





## 認識 Abe



在Abe 8歲母親去世後，他就一直生活在照護機構中。他在學校裡很辛苦，十幾歲時被診斷出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和智能障礙。

作為一名年輕成年人，Abe 向警方透露他曾被寄養家庭的人性虐待。他的大學老師報告說：Abe 的識字能力很差，坐在教室裡超過 30 分鐘會感到坐立不安，當他不理解時會變得具有攻擊性，並且對時間和地點的理解有限。

Abe 無法獨立生活，需要有人協助他管理金錢和家務。他已經接受了心理學家的評估，被評定為高度容易受他人影響。

## 認識 Ben



Ben患有長期的思覺失調症診斷，擁有物理學的大學學位。他獨自生活，難以建立關係。多年來他沒有工作。

他被指控騷擾一名銀行職員，並有藥物濫用史。在評估時，顯然他無法記憶新資訊，且當他嘗試講述自己的經歷時，他很難保持談話在同一主題。

## 認識 Cim



Cim接受過主流教育，離校後在當地的IT公司工作。兩年前，他遭遇車禍並受到創傷性腦損傷。其後遺症主要為認知障礙，他可以自由活動且獨立行動，但自事故以來一直沒有工作。

他被指控對女友有家暴行為。他在事故後曾經經歷一些癲癇發作，但最近沒有發作。

他目前沒有服用任何藥物。在一名精神科醫生的評估下，只要有司法中介人協助他參與審判，他被認為有能力對指控作出辯護。心理學評估診斷他患有失語症（一種影響理解和表達的後天性語言障礙），他無法理解他的律師對他說了什麼，也無法充分解釋他對案件相關事件的想法。



## 認識 David



David今年50歲，因為擅自進入他人土地被逮捕。他通常是個被動的人，非常渴望取悅他人，尤其是權威人士，並且很容易同意他人的看法。

熟悉他的人說他會輕易承認任何指控他的罪行，但他不明白這樣做可能會帶來嚴重後果。

他沒有任何正式的診斷。

## 認識 Evan



Evan今年15歲，有智能障礙。在沒有律師陪同的情況下，他被警方訊問了五個小時，並講述了他和其他三個人襲擊和殺害一個女孩的故事。

之後他說：「我從來沒有承受這麼大的壓力，有人對我大喊大叫、威脅我。我只是編了個故事告訴他們，讓他們讓我回家。」

他簽署了由調查人員手寫的聲明，當他要求回家時，被告知他會被送去監獄。

他哭了，因為他不明白「還押」是什麼意思，並且誤以為自己已經被定罪。

## 認識 Fatima



Fatima 有智能和發展障礙，她需要家人為她準備每天兩次的藥物服用。有一天當警察到一家酒吧處理一宗打鬥案時，Fatima 試圖逃跑。警察向她宣讀了《米蘭達權利聲明》（Miranda rights），但未作出解釋，她也不了解自己同意了什麼。

她在拘留所被拘留了24小時，但未獲得藥物。她的親屬致電拘留中心的主管，告知 Fatima 的需求，但卻被告知她應該自己告訴護士，因為她已是成年人。

\*《米蘭達權利聲明》（Miranda rights）是美國法律系統中的標準權利聲明，其中包含告知逮捕者擁有保持沉默、得到律師協助等權利的聲明。



## 認識 Georgio



Georgio 一生都跟家人遊移不定，沒有固定的家，所以接受的教育很少。他不會讀寫。他從小就幫助父親耕種和照顧動物。

去年，他去了一個市集並認識了一個女孩。女孩說被他性侵犯，而他則表示女孩有同意。他不懂法庭程序，對律師的假髮和法庭裡的長袍感到非常害怕。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的15歲更成熟。

儘管他沒有經過正式診斷，但他拙於解決問題，講述經歷，和理解複雜的問題。

## 認識 Henri



Henri 被診斷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他就讀於特殊教育學校，現年14歲。他不會與他人交流眼神，不會主動發起對話，且無法理解比喻的語言或幽默。

他不容易交朋友，對日常生活的改變感到困擾。他能夠閱讀，但經常對複雜文件中隱含的意義產生誤解。

他被指控性碰觸班上的另一個男孩。

## 認識 Isobella



當 Isobella 的母親殺害她父親時，她就在同一個房間裡。她沒有任何障礙的病史，而且在事件發生之前一直擔任助教的工作。然而，自事件發生以來，她出現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症狀，經歷恐慌發作並且疏離社交互動。

她曾透露自我傷害的念頭。藥物可以減輕入侵性的片段回憶，但她需要出庭作為檢察官的證人對自己的母親做出證詞，這增加了她的焦慮。

人們擔心對她進行交互詰問將對她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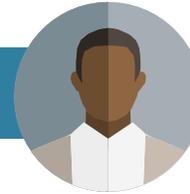
## 認識 Jose



Jose現年75歲，有早期的失智症跡象。他行動不便且聽力不佳。他被指控在40多年前與妻子和繼女同住時犯下性犯罪。

他將難以在硬椅子上坐著參加法庭審訊，也無法長時間聆聽訴訟內容且無法記憶相關訊息。

## 認識 Khalid



Khalid五年前被診斷出患有運動神經元疾病（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現在他坐在輪椅上，對於不熟悉他的人，他說的話大多數是無法被理解的。

他沒有使用溝通輔助工具，但他可以使用字母表和圖片來幫助自己溝通。他容易疲勞。

他告訴警方，一名照護助理在幫他洗澡時對他身體虐待。Khalid需要向警方解釋發生了什麼事。

## 認識 Le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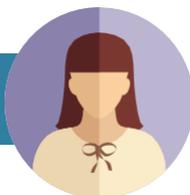


Leo 是一位五歲的孩子，他告訴老師每當他和叔叔在一起過夜時，他不喜歡叔叔做的事情，但細節不是很清楚。

Leo 的語言能力和同齡孩子一樣正常。他需要告訴警察他的經歷，而且可能需要去法庭接受交互詰問。



## 認識 Maria



Maria大部分的人生都住在照顧中心裡，除了嚴重的身體障礙外，她的口語溝通能力非常有限。

有幾位同住在照顧中心的居民聲稱有一名員工有言語虐待的情況。警方希望了解Maria是否可以提供一些證據。

Maria不願意與警察見面。她感到害怕並且不理解。在她能夠提供任何證據之前，需要花費時間建立良好的關係，而且必須盡快進行，因為她對時間的概念不強。

## 認識 Noah



Noah經常很焦慮，他有社交恐懼症，這影響了他與陌生人交談的能力，並且會有恐慌發作。他已被開立藥物處方，但並非總是遵從使用。

他有自我傷害史，新的創傷事件將加劇這些傾向。他被指控騷擾住在照護中心的另一位居民。

他需要接受警方的詢問。

## 認識 Olive



Olive長期濫用藥物，多年來一直無家可歸。

她最近的醫療報告指出，她有幻覺並缺乏現實感。

當她感到受到威脅時，她會變得口頭上具有攻擊性。她被要求為一宗街頭謀殺案出庭作證。



## 認識 Pinchas



Pinchas去年移居到一個他不熟悉語言的國家，他在建築業從事不熟練的臨時工作。

他被指控因為錢財而騷擾一位同事，並在某些場合威脅使用暴力。他需要一名口譯員進行評估，並且沒有親密的朋友或家人可以幫忙翻譯。

他在出生國沒有上學，當移民時，並不清楚他是否有智能障礙，或僅僅是缺乏教育經驗。他不識字。

## 認識 Rikard



Rikard 大部分的人生中一直覺得自己和其他人不同，但不知道原因。當他四十多歲成為一位父親後，他被診斷出患有高功能自閉症譜系障礙（沒有智能障礙），這讓他意識到他的人際關係困難是有原因的。

他最近和妻子離婚，正在申請獲得子女的監護權。他擔心如何面對這個過程 - 其不可預測性、生活的變化和法庭環境的特定溝通需求。

在第一次會面時，他的律師沒有意識到 Rikard 有障礙。在第二次會面時，Rikard 告訴他的律師他最近的診斷結果。

## 認識 Sofia



Sofia現年17歲，有三個年幼的兄弟姊妹。就在去年，由於地方當局擔心兒童的照顧被忽視和性虐待，將所有孩子從家中撤出。

無論家事法庭的結果如何，Sofia都不太可能回家，因為她計劃去另一個城鎮上大學。

她在學業上表現出色，但在社交方面非常害羞和孤僻。

法庭希望她對父母提供證詞，以幫助他們決定她的兄弟姊妹是否能回家。

她表示害怕在法庭上發言，但希望確保其他孩子的安全。



## 反思工具：單元五

這裡是讓使用者反思各單元的內容，並幫助我們不斷改進和更新的機會。點擊 [這裡](#) 貢獻您寶貴的意見。

你是否有任何個人的障礙經驗？在這裡寫一點關於它的內容。

寫一篇關於你遇到的障礙者的文章，他們可能曾經歷過司法系統。他們如何受到系統的不利影響？是否為他們做出任何調整或協助？